

#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王仁才 译

##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凡尔纳与中国天朝

在《八十天球游》中，凡尔纳用了好几章专门描述 19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香港，而在此之前出版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凡尔纳描述了一个复杂的中国式主人公，他根据自己所获的第一手资料，对该时代的情景给予了比较准确的描述。不过，在凡尔纳的手稿以及他与出版商的通信中都谈到了这部小说在公开发表之前作了无数次修改才与读者见面。

### 作者简介：

凡尔纳（1828—1905）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广泛被翻译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中，有一部作品主要描写香港，另一部则主要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背景。在这里，我们以作者凡尔纳的中国小说为题，来探讨两部作品所提及的旧中国（Middle Kingdom）。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凡尔纳的作品几乎很少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从凡尔纳每条反殖民主义理论，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支持它的观点。一般来说，作者采用综合归纳法，把从国外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成章，使之更具有可读性。而凡尔纳通常把自己摆在作品中，从某一人物的角度，甚至是故事叙述者的角度描写，而他自己本身并不一定参与进去，其结果是在他绝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很连贯的哲学观点，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世界观往往是复杂多变的。

凡尔纳创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法国正对印度支那各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但他作品的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般对法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只字不提，这似乎是为了补偿。虽然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或说反主人公）在中国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他给予了一些奇特的描写以及他同时代大量的记载。他把各种文化、历史、政治、社会、语言信息和评论等都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部聚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很明显，凡尔纳也谈及了中国当代文明。今天，我们研究这些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小说家凡尔纳的信息来源。具体来说，就是想从十九世纪西方小说中选出一部最典型地介绍中国情况的作品，或者是完全以中国为背景的更早期作品进行研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了解旧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影响。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凡尔纳的整个创作生涯表现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亲身的经历。尽管他走遍了整个欧洲，访问过美洲和非洲，但他从未到过亚洲。此外，作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接目视南特国际港口的公寓里成长大的男孩，理所当然他目睹了无数来往东亚满载外国货物的船只。

凡尔纳小说的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捕捉零碎出版物的信息。《地心游》中前三部分对地貌的描写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有关冰岛的描写第三、四部分中，他引用了大量相关的背景知识，其中，成千上万的细节情景也都是引自方方面面的资料。因此，要给凡尔纳的著作作注相当之难，需要有超常的记忆力，超高的信息搜索技能和相当惊人的耐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尝试系统地调研一下凡尔纳小说的素材背景的来源的原因。当今，按拉丁文字母标注的汉字形式多变，翻译起来困难重重，即使在今天，英语

和法语依然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我们不难想像在十九世纪肯定更加艰难。言下之意就是要辩解凡尔纳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地名和人物远不是件易事。此外，凡尔纳不懂任何外国文字，不然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从 1830 到 1880 年，50 年里，世界上用法语写的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甚少，大约不到一百本。

与我们所谈及的主题相关的还有凡尔纳 1892 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派记者与克劳迪斯·彭巴纳克》，在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讲的是该记者从巴黎到北京新开通的，但是虚构的一次乘火车的旅行。小说末尾的第三章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凡尔纳另外还有几部小说，如《罗宾逊学校》（1882），《南方巨星》（1884），《布朗里肯太太》（1891）也有两位中国人物，都姓李，一个名叫李盛欧，一个叫李普奇（一个懒汉）。在《征服者罗伯》（1886）中，一架飞行机器到北京上空盘旋，凡尔纳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非小说《著名的旅行及旅行家》（1878）中，凡尔纳用了大约一百多页描写发现中国大陆的早期旅行。《十八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1879）也用了三十多页描写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问世的日期，都是凡尔纳在创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这部中国小说之时，均有可能在上述所讲的四部作品中涉及有关中国方面的素材。即使在《海底两万里》（1870）也有不少描写中国的部分。然而，凡尔纳的出版商赫兹尔根本没有理解凡尔纳的意思，他很荒唐地反复提出要求凡修改，再修改。尤其要求删除的部分是在潜水艇上安排了一个中国男孩，目的是为了搞笑，结果被凡尔纳断言拒绝了。

其实，凡尔纳对中国的兴趣早在他成名于职业小说家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在《音韵与曲调》（*Rimes et Melodies*）1863 年出版的歌曲集中，他还编写了一支“中国之歌”（*Chanson Chinoise*），歌词大意与《遭遇》中的歌词相似，主题思想很可能来自于“划木曲”。题目叫“蛋家船上的人家”（蛋家：闽粤语“船上的人家”译者注）。该歌曲很可能原载于《随 M C 佩里远征到中国东海及日本国》1856 年第一卷；要不就出自于香港艺术家乔治·奇勒尼的水彩画“1825 年—1852 年澳门舢板姑娘的肖像”。其中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就是对“蛋家”*Tankadere* 的描写。《八十天环球游》中，*Tankadere* 一词就出现了 25 次。同时，有只名为菲力斯·福格的船就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不过小说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一位年轻的“蛋家人”唱着爱情歌，驶着一只舢板跨越了上海黄浦江的海域，因此，*Tankadere* 一词在这里为“蛋家渔姑”。当然，*Tanka* “蛋家”理所当然在这里指的是“过着传统的生活，生活在漂浮村庄的中国沿海渔民”，同时，“*Tanka* 通常指姑娘们划的一种小船。”不论作品中的这些词语非常有趣，在此我们不必作进一步的研究。今天我们主要探讨 1879 年出版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这部作品，（以下称《遭遇》）。

### 《遭遇》概要

小说《遭遇》完全以中国为背景，凡尔纳将喜剧与哲理性冒险故事融合为一体，是凡尔纳最有趣的小说之一。世界最著名的法国凡尔纳研究专家弗朗科·雷蒙德称“万万没想到这部小说会成为文化交流的寓言故事”。该小说仅法文版精装本就销售了二万八千多册。这个数目达到了凡尔纳以后再没能突破的顶峰。故事以一位年轻、富裕而且非常西方化的纨绔子弟金福为中心而展开。他非常厌倦生活，尽管他最忠实的朋友加老师王先生真诚相劝。王先生是一位年长的哲学家，早期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金福已宣告他要与年轻美貌的寡妇娜娥结婚，但当他得知，随着股票交易下跌，他已破产时，他决定解除

婚约，给自己买了份高额人寿保险后，准备自杀。他想服毒身亡，但又没有这个勇气，只好把自己托付给老王，并与他签定了一份自杀协议书。出于礼节王同意在人寿保险协议终止前，干掉他。此后，金福经历了一连串激动的时刻，希望自己能死掉，结果他大失所望，王哲人消失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财产并没有丢失，这时，他又只好拼命张贴广告，要王哲人立即回家。这事成了上海一大笑柄。这时，金福只得同他那懒惰无比的佣人宋和保险公司的两名保镖开始四处逃窜，而且总是感到有人跟踪。最后，他收到王的来信解释说，他已将自杀协议书转交给了名叫老沈的太平天国人，这老沈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金福看完信后，立刻出发去买通老沈。他们一行人旅途到北京后，登上了一艘停泊在中国海港装满棺材的船。从货船内传出的说话声使金福及随行人员惊恐不安，大伙儿连忙穿上橡皮救生衣，跳入了太平洋，后来被一条渔船救起，又继续赶路到了长城。最后，金福被一群土匪抓住，装进了一只箱子里，经过长途跋涉并经历了囚犯般的各项刑法后，金福被带到毫无仁慈心的老沈面前。带出来时，眼睛被蒙上了，他勇敢地提出，要求结束他的痛苦，——但相反，他突然发现是被带到了上海他自己的家。围着他的是一张张面带微笑的来贺喜的朋友。整个情节都是王哲人一手设计操作的，目的是给金福提供他所渴望的那种激情，根治他的冷漠无情。这时，美丽的新娘站在他身旁，他这才认识到该如何面对人生。

### 发现作品

直到 2001 年，凡尔纳与他出版商的信第一次公开发表后，人们才发现凡尔纳著有这样一部小说。虽然这些信函不是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但为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部作品提供了信息。

1878 年 4 月 12 日，凡尔纳说他想与赫兹尔讨论已打算出版的手稿，将故事情节改为以美国为背景。5 月 23 日的信中他将该小说定名为“自愿被暗杀者”。赫兹尔大胆地告诉当时法国最成功的作家凡尔纳说，“自杀或暗杀没有什么两样，叫法不同而已，二者均不可用”。赫兹尔在 9 月 11 日的信中告诫凡尔纳说，从天主教当局的角度，这部小说以自杀为主题是非常危险的。凡尔纳 10 月 13 日回信说他“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背景从美国改换成中国。他言下之意是说小说的背景已经是两者之间争论的焦点了。在此凡尔纳对出版商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将背景改变到中国是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度，因此，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广泛了解。他说他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撰写这部作品时，手头就摆着 20 多部有关介绍中国的书籍。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王朝的研究了，我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九品芝麻官”。

1879 年 1 月 28 日，凡尔纳这样写道，“我已经写完一半了，……写起来很有意思；”然后，在 3 月 4 日的信中补充说，“大约 10 天之内我会写完这部中国小说，……我觉得很有趣，……不知读者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起初，他给小说好几个命名，如，“中国人”、“师父”（Shen—Fou）、“一位幸运的中国人的不幸”、“百岁顾客”、“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轶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两餐之间”以及“金福的计划”等。

按常规，赫兹尔阅完手稿和清样后，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写出重要评语。故事中的王哲人作为太平天国运动者的人物就是赫兹尔提出的。赫兹尔对其中一支歌曲提出反对意见，凡尔纳 4 月 19 日回信中说，至于第二支歌我以散文形式来写，因为这样更接近汉语。赫兹尔 4 月 21 日建议说，“找一本中国谚语，在结尾

部分用部分谚语结尾，甚至在全书中也可插进一些谚语。对于这一建议似乎凡尔纳采纳了，并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聚思广义（1869—中国成语）。4月29日赫兹尔写道对于最后一章他作了大量的修改，几乎对每个细节都给予了添加或删除。因为他觉得作为出版商这些观点负责，那就是一定得把金福带回来，不让他知道，让他回到婚姻生活和辛勤的劳动中去，赫兹尔还坚持很多人名也要改。

但是，赫兹尔忽略了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凡尔纳，这些想法都是他那名叫儒勒·赫兹尔的小儿子提出的。这时（1879年4月8日）赫兹尔也写信告诉他儿子说凡尔纳并没有全部接受他的建议，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过，他们在校样时还可以再次提出。这是出版商与作者之间很有趣的不同见解，同时也表明赫兹尔对他出版的作品严格把关的程度。直到1879年1月27、28日，依然还在改。同年7月2日到8月7日，作品以连载故事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11月才成书。

从1879年到1880年分别有三个英文版的翻译本问世，但有趣的是，自那以后该小说再没有人翻译过，尽管随后的再版标题改变为《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

### 手稿依据

小说出版前，赫兹尔提出了许多建议，信函虽然没有提供全部资料，但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该小说的手稿依然存在，奇怪的是至今无人问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提供的信息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手稿是用很整洁的正体写的，表明是打算送印刷的版本，而修改必须是在样张上。凡尔纳的绝大部分手稿都已重新编号组排，而这里却一页都没有编号。总之，随意翻阅几张都会发现有许多不同之处。手稿中标题依然是“Tchien-Fou”钱福，同主人公订婚的“Lé-Ou”娜娥，叫“Chou-Chou”秋秋，她的佣人兰妈叫Léou，这个角色转换很有趣，言外之意妇女就像佣人一样。Tankadère 诗歌也明显有些不同，大约限于篇幅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尤其第22章改动较大。两个译本中起初的背景都是中国长城，而且用了几大段描写长城的历史和这里的各个民族，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而在手稿中只谈到了蒙古人。

在最后一章里，金福一直还在拼命地找回那封轻率的自杀信，此时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到了太平天国人的手中。一名向导声称，他可以把他以及他的佣人带到那里去。这时有一帮人把他们两抓了起来，而那个狡猾的向导却乘机而溜走了。金福和佣人宋走过了一段山路被带到了一座孤庙里。手稿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们发现自己已步入了一条走廊，走廊里杂草丛生，墙壁格外潮湿。

走廊直通大厅，由于窗户差不多是关起来的，厅中一片漆黑。不过，有一丝光已足够让钱福（Tchien-Fou）看到有三个人躺在那角落的破毯子上。

钱福走进来时，他们谁也没有起身，躺在那儿丝毫也不动。

“太平孙福”躺在中间的那个人说，他好像是头儿。

在另一本手稿中，金福和宋被带进到一个地窖，然后花大量的笔墨描写那里的装饰和建筑。这里聚集了所有太平天国运动的人，在举行一个庆祝会，领头的正是老沈。

两个译本中都是这样写的，金福走到太平天国的首领跟前，接二连三地说，只要把信还给他，他可以给他几大笔钱，可老沈不予以理睬，金福越发恼火。书中这样写道，后来金福将被处死，他被关进了一只笼子里，运送了三天。途中，金福一直困惑不安，担心随时可能会被杀掉，他终于产生了种种强烈的激情。后来他被蒙上眼睛带进了一个房间，不过，摘下面布时，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宴会

厅里，他所有的朋友，还包括王哲人都在那儿。

手稿中，到寺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情，那是在太平人最后拒绝他后：有声音！他刚刚听到的声音，那是种什么声音？

这时窗户的凸透玻璃通亮，明媚的阳光泻入房间里。

王站在钱福前，太平宋福就是王！

金福在朋友中如何做人，当然解释各有不同。在这本书中，王哲人解释说老沈已经把此事禀告给了皇上。然后，他陈述他是如何操办这一事件的，用了一页多论述道德课。后来，他长话短说，金福终于要会了那封信。

相对来讲，手稿中有一大段集中描写了王哲人的生活，对王的背景和政治面貌都提供了有趣的信息。

“但是，孙福（Sun-Fo）怎么样？”钱福（Tchien-Fou）问。

“孙福两天前就被抓了，即将服刑”。

“你呢，王，你以前是他的同伙！你也是太平天国分子吗？”

“我是太平天国分子！”王回答说。“我的朋友，你父亲很客气，把我接到你们家，他想他要挽救一个叛逆分子，但他错了。不过，我在他家过得非常舒服，甚至没有勇气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你可以原谅我吗？”

“但那时你是谁呢？”

“一名正寻找一位学生的普通哲学老师；一名至少认得八万个汉字的秀才；学识渊博，熟知官方语言；状元考试中中头榜；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北京城主门，我有权通过；孔子特权家族的后裔；特别是，徒弟，我是你的老师，你的朋友，同时也是你的父亲！”

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金福的佣人宋以及在场的其他朋友：

而宋对这些似乎一点也听不懂，但他好像很感动，并且流了泪。

至于钱福，他好像改变了态度！他听懂了这堂实用哲学课。他非常感谢给他授课的先生。

“但你的几个伙计都是什么人呢？”钱福说，他指的是刚刚屋角毯子上的那两个人。

“你的朋友庞和郝，他们非常友好，跟我一起来到了这里！”

秀才和商人热情地跟钱福握了下手，这时，钱福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终于，”宋大声地说，“终于！我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地跑了，再也不用在海上漂泊了……”。

“哦，我的信呢？”

“你的信？”王重复说。

“对呀，你想留着它？钱福大声笑着说，”让我永远依附着你？”

“不会的，”王回答说，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的表情。

王解释说，他已经把信交给金福的未婚妻了。两部译本中均安排这时他未婚妻登场了，尽管在前一个稿子中她是藏在荧幕后面的。而手稿本解释年轻的女士是碰巧在场：

离开北京一小时后，王为了避免给这位年轻的女士带来新的不快，他上门看了她并告诉她，他是在通州码头偶然碰到他的学生的，他那时假装要在渤海 Pohio (sic) 投水身亡。王讲述了所有已发生的一切，和要发生的一切，同时，他劝说她要她跟他一起去。庞和郝已到了孙福所指定的营地，实际上孙福已经被抓进北京的监狱了。

这就是温柔的秋秋为什么和怎样在长城以外的地方等待她未婚夫的原

因……。

相比之下，该版本有两三段写烧信的过程，以表现两位恋人之间那种多愁善感的情节。

两个版本中都只用了短短几个字描写他们结婚的过程，夫妻从此后注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有“你得到中国去亲眼目睹这一切”这样一句挖苦的话，两个版本中的情感部分都被删除了，只有手稿中最后补充了这样一句结束话：“值得去旅行。”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想到赫兹尔的建议和最终的修改呢？

主要的区别是在修改的版本中太平天国人都现实中的事物（尽管没有真正地解释为什么他们象玩游戏地与王合作），然而，在手稿中三个人都是虚构的，王和金福的朋友都是难以置信的。让主人公回到上海去寻找他那些朋友，而不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去广东，这样就使得故事情节与小说开头的背景相对称了。结束句“值得去旅行。”或许最好省略不要。

令人遗憾的是手稿中没有涉及到有关王的过去的情况，尤其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儒家世系等。此外，整篇小说中王与他的学生之间均用“你”（tu），这样过于亲热的词，暗示他们有同性恋的之嫌。从主人公认为王哲人或许想保留那封信使自己依附于他的观点可以论证这一点。这一观点无可非议地让王感到十分尴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并不喜欢印刷本中谈到的那些道德课和与娜娥的爱情情节。

凡尔纳许多小说的手稿本中，结尾都是非常草率的，不得不使赫兹尔提出修改建议，要求文字应更加精细些。但总的来说，出版商对小说思想和情节的修改，我们表示遗憾。究竟是手稿还是书本更吻合，更令人满意，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凡尔纳写信对赫兹尔说他的建议很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印刷本明显要好得多。

## 主要资源

“我出生在中国，我是多么幸福呀！我有一栋房屋，有足够的吃，生活舒适，有衣穿，有帽子带，还有很多好东西。说真的，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一笔大遗产！”（维可托·雨果，《惩罚》第七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诗人戴奥菲尔·戈蒂耶在国内发起了中国热。1863年他把一位名叫丁堂林的人请到他家里，雇他给女儿朱迪思作语言文化家教。凡尔纳是戈蒂耶的挚友，丁堂林是第一位，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位大量阅读过凡尔纳的小说的人。凡尔纳对王哲人的描写，尤其是相关的引证，应该说是以丁堂林为影子的。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据了解凡尔纳不可能结交其他任何中国人。

直到1879年，除了偶尔可看到有一些中国物品外，基本上没有法国旅行家到过中国。人们一般说的东方实际上指的是圣地或甚至是北非。凡尔纳的前辈和同辈人中，当他们购买到中国瓷器或抽鸦片时，哪怕是一点点都被认为是新颖的，甚至是稀奇古怪的。戈蒂耶写过一些诗谈到了中国人的色彩。在波德莱尔的诗集《航海的邀请》中，有几行诗写梦想到中国。雨果的诗集里有几条参考文献中涉及到了中国人和中国瓷器。福楼拜也沉浸于国外的梦想，明确的写道，“想一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中国，没有看到骆驼的正常步履，我永远无法入眠，也许我永远也无法在丛林里看到躺在竹林中的老虎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凡尔纳法国的同事中，有关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稀少，即使有也很陈旧了，这样我们只得在非小说文学中寻找资料。

凡尔纳引用的一些书名很难辨认，如 Li-nun（理论），关于家庭道德方面有，Nei-tso-pien（内操篇）；有关婚姻责任方面，有 Nushun（六顺），这是每个贤妻常读的一本行为指南。该词后来拼写成“Nun-schum”。

幸运的是，文中凡尔纳直接提到了五位著名作家，如“汤普生”“罗塞特”“朱茨”（Choutze）“波伏娃”“班惠班”（Pan Hoi-pan）。这似乎就是他的主要素材。在此，我们必须说明一下，至今没有人研究这些作家，对于他们的背景无人知晓。

首先，凡尔纳表明他直接引用的资料有一些是中国写真画，如有 J 汤普生的“航行到中国”。这位作家叫司各特·J·汤普生（1837—1921），著有《马来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峡》（1874），小说中有五章描写香港、广东、厦门、上海、宁波、南京和北京。汤普生另外还出了一部《中国国土与人民：——记地理、历史与政府》（1873）和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图解》（1873），刊登了 200 多幅高质量的图片，该作品被译成了法语。

第二个就是莱翁·罗塞特的《穿越中国之旅》（1878），引用了有关上海租界，这个问题罗塞特和凡尔纳都谈到过。据说在法国期刊汤普生的书首次出版发行前，这本书一直保存在凡尔纳私人图书馆里。

《遭遇》中引用的第三个权威资料就是 Mr T Choutze 的《北京与中国北方》（1873）中有关孔太子对法国和德国外交使者的礼节轶事以及凡尔纳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素材“1870 年及蹂躏法国的血腥战争”。

第四位作者就是波伏娃先生“Mr de Beauvoir”。从他的作品中凡尔纳直接地引用了两条信息。不过，问题是路多维克·波伏娃的这本书《北京，伊多，旧金山》（1868）是反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

补充说一句，我们非常幸运，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互联网上提供了成千上万页资料，我们找到了十九世纪的版本，这其中还包括汤普生、朱茨、波伏娃等作家的全部文本。凡尔纳选择材料是非常细致的，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感到很有意思。

凡尔纳还提及了班惠班，（她的真实姓名叫班昭，一名才女）。一位女作家，著有一部婚姻格言。凡尔纳引用了“如果一个妻子有了心爱的丈夫，她一生拥有了他”“丈夫是妻子的天”。如果我们在网站上搜索一下班惠班，会直接转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查到由 G 保塞尔著的《当代中国》（1853），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两句格言。保塞尔同时还注明了班惠班是和帝皇帝的班超将军的妹妹。班惠班花季年代就成了寡妇，不过，她不愿再婚。这一资料十分重要，因为女主人公娜娥就是一位年轻的寡妇，的确，凡尔纳的妻子也是如此。

此外，有趣的是凡尔纳作品中还引用了“四库全书”该著作创于 1773 年（或说 1772 年），原计划出 170,000 卷，至今只出到第 78,738 卷（第五章）。娜娥的第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曾经是这部巨大百科全书的第一任编辑，不过，估计他是劳累成疾而死。他们企图收集各方面的知识，很显然这有点和凡尔纳自己努力勾画这个世界一样。其结果是，凡尔纳学者们经常探讨该百科全书，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人能辨认出。可以肯定这部巨著就是《永乐大典》。

这部巨著首次编辑成册实际上是在明朝 1403 到 07 年间。当时共出了手抄本 22,877 卷，37 亿字，到今天一般认为有 79,337 卷。

带有地方色彩的其他一些有可能的资源大概还有，凡尔纳很可能还引用法国探险家皮赫·大卫所写的内容。凡尔纳或许还引用了埃达·普费佛《妇女环球游》……（1850）中的有关建筑细节的描写。凡尔纳在《毛皮乡村》（1873）提及到了这位旅游先驱。这些借用的观点就是《遭遇》中对两层楼房“开枪眼工事、多彩砖、绚丽瓦、以及客厅里摆设了许多银屏橱柜，橱柜上彩有一些花卉，雕有



一些格言和箴言”等的描写。仅陈福撰写的《逃亡者》(1877 — *Récits d'une vie fugitive*)的标题和日期就产生了一些影响, 尽管这本书只有中文版的。在《克劳迪斯·彭巴纳克》(第 21 章)中, 凡尔纳从《航行到中国》(*Voyage en Chine*)和欧仁·拉比什 (*Eugene Labiche*) 的喜歌剧引用了两行。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可能性就是布尔布隆的《从莫斯科通过北京旅行到上海的关系》(1864), 因为凡尔纳在另一部小说中引用了两次。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亨利·罗素·克骆佛的《16, 000 哩跨越亚洲》(1858—61) (第一卷), 该作品的标题很可能对凡尔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 与凡尔纳同时代的作家相比, 凡尔纳有关中国资料方面的引证是较多的, 也是很广泛的。那么,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过, 他并非专题论述, 而是总的描写, 特别是采取游记的形式进行描述。他选择欧中那些健康的作者,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者, 将他们很好的结合起来。按现代的标准, 这些处理办法是否显得有点草率, 而且欧中化。凡尔纳总是根据需要选用些零碎的素材, 这样他成功地勾画了一个美好的中国 (*Middle Kingdom*)。

### 人物介绍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 凡尔纳设法把他们描写得具有中国人的特征, 与此同时让法国读者也能接受。并且他写信告诉赫兹尔他必须避免那些“非常刺耳的中国人名, 因为我不想让读者扫兴”(1878 年 10 月 13 日)。

金福, 32 岁, 无业游民, 他被认为是中国北方人的典型代表。“很健康, 与其说他是黄种人还不如说他是白种人。他眉毛很直, 两眼在一条水平线上, 眉角在太阳穴处没有向上翘, 鼻梁较直, 脸庞不平”。凡尔纳的这段描写使我们感到看起来他像是个欧洲人。不过, 应该指出的是, 凡尔纳被指控带有种族歧视前, 王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 各个方面都比他学生更有魅力。

一开始, 金福被取名为“沈福”(Schien-Fou, 1879 年 3 月 4 日), 但凡尔纳认为孩子们会念成“屎 schi”“很恶心”, 听起来像‘shits’。这样他改为 Tschien 或 Tchien, 将声母改变了(3 月 5 日)。金福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钟金福“Chun-Kin-Fo”(“从属于上天, 排行最高的城镇——……京府”?) 北京的另一种叫法 Peking (第 14 章)。

金福既傲气又没有耐心, 有时候还打他的仆人, 不过, “多数情况下是习惯成了自然, 并无恶意”。他冷漠无情, 懒惰无比, 赋于享乐而且抱着一种宿命论。他的遭遇在小说最后使他成为了一个新人, 更加明知, 对生活抱以乐观态度。至于赫兹尔的大量删改和完美的结局,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 我们更愿意让金福自始至终成为一位玩世不恭的角色, 给本已复杂的情节添上另一玄机。年轻的金福和后来的金福保持一致, 这样凡尔纳和赫兹尔的意见便会达成统一。

金福的未婚妻娜娥, 无职业, 是一位年方 21 岁的美丽寡妇, 一双温柔的眼睛, 一双小脚, 不过, 她的脚并非裹成。娜娥很聪颖、念过书、很焦虑、十分虔诚、温柔, 是一位贤妻良母。赫兹尔依然再三提出更改, 但还是被凡尔纳拒绝了。“不可能把秋秋这个人物形象塑造成一名年轻已婚的处女……, 不管怎么说, 她是位愉快而天真的姑娘。你想让她成为一名可笑的妇女, 我从我阅读过的资料中找到了灵感, 我一定要让秋秋成为一名真是的人物”(1879 年 3 月 25 日)。

宋, 该人物的年龄和长相不详, 他是金福的第一个仆人, 他总是办事心不在焉, 疲疲沓沓。“笨手笨脚, 语无伦次, 贪得无比, 懦弱无能”。他唯一的长处就

是忠厚。宋知道自己并非是一名合格的佣人，经常自觉的要主人打他。他最害怕的是主人经常地剪他的辫子——一种正式的临时惩罚，象征一种阉割。在这里凡尔纳采用了一种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幽默手法。最后宋揭开自己的秘密他老早就用的假辫子——凡尔纳同样用了一种写实手法。

金福的哲学老师，王先生，55岁，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只有眼睛在太阳穴处朝上翘……，传统的八字胡，挺着一个大肚皮”。他聪明过人，十分乐观，他的哲学观总带着某些幽默和敏感想象力。他很忠诚厚道，大公无私，把友谊置于一切美德之上。在厄运面前淡泊明知，满足于在金福家过着清贫未婚的生活。

王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1851—64）。凡尔纳通过重点描写了鞑靼人这个统治王朝的由来表示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而且他让金福的父亲也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即使是统治三百年后，这种反外来统治的起义会发现他时刻准备行动，没有必要补充说他的儿子金福赞同他的政治观”（第二章）。

凡尔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有种超越自我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朴实、乐观、勇敢、克制和练达的传统美德。总之，凡尔纳非常敬慕中国，又相当同情那些难以理解的居民，他很赞美中国人的保持平静的哲学。王和金福是现代化国家的代表，具有永恒的价值观，然而他们非常开放，自愿接受欧洲的思想和发明。

传统中国人的模式就是哲学家的模式，从不到国内外旅行，不过问政治和科技发展，爱好物质享受，满足于房子、花园、妻子、朋友。政治上正确，就是要求我们打破陈规。不同的文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长处和短处也各尽不同。凡尔纳对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非常重视，对法国的也同样如此。他深入挖掘两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他人的偏见还是个人的观点他总是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最后推出一些有趣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使他们在法国小说中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换一句话说，金福、娜娥以及王都不是现实中的人物，凡尔纳给他们创造了一套假设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同情他们。同样，小说的标题使我们产生联想，会去挖掘深层的思想，这种思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很流行，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的差异太大，难以理解。因此，将题目译成“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是不太适合的，失去了讽刺的含义，法国人在法国并不一定就比中国人在中国更容易踏上幸福的道路。

### 哲学思想

追随陈规，是凡尔纳小说创作常用的手法。从这个角度看，《遭遇》的故事情节字里行间，读起来兴趣不大。无论是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物之间、还是从书本到读者，作者都采用了对称衔接的编排法。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没能像由同一个作者写的《环球旅行》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原因，《环球旅行》达到如此成功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

例如，王先生首先让金福懂得人生的价值，这在东西方、古现代、凡尔纳与赫兹尔的差距方面都基本上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样，在故事一开始，学生把婚姻看成是因为他生活空虚而引进一种“新生事物”，但遭到了王的立即反对：“对象没找好会更加烦恼！”（第一章）。而赫兹尔的修改本拼命地声称结婚等于幸福，然后，凡尔纳给出一个满意的结论：“你得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第二十二章）凡尔纳的语言和象征手法实际上对婚姻现象已表现出相当厌恶，几乎等同于死亡。儿子结婚被描述为是父亲的死亡。凡尔纳在一条非正式脚注中提及一对鸳鸯鸟，这是中国人完婚的象征同时也是西方人死亡的象征。娜娥嫁给金福，就等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新的命运”（第5章）。因此，他的婚礼之日就是他计划自

杀的日期。婚礼被描述得“比葬礼更为阴森”（第 14 章）。后来，因为机遇错过了，而没有“葬礼”那么“壮观”（第 15 章）。的确，因为皇后的死，随后又听说王已经死去，他也因此而作好了准备。似乎结局还是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他说了，“婚姻有时候就是自杀！”（第 15 章）。

给年轻人的另外两种赫兹尔式的道德课与凡尔纳临终前的忏悔差不多：那就是有无什么通往幸福的捷径，或把一个人“摆在死亡面前”教给他“人生的价值”（第 22 章）。凡尔纳不得不很明确地告诉他的出版商加良师益友他对作品有关道德方面的理解太浮浅而且天真了（1879 年 3 月 25 日）。几年后，他又致力于另一部小说的撰写并且反复强调同一点：“给我们的人物教训在我看来应该是主流，而且这种教训还远远不够”（1881）。

我们不必给凡尔纳贴得太多金，只是他自己总是这样预测、评价，他总是不断征求批评意见。小说的开场白已经强调说，智商确实是不可传输的，幸福只能自己寻求，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不是救世主。凡尔纳的唯一结论实际上是一种道教系统的怀疑论。

### 科学技术

凡尔纳从技术上和经济上对未来给予拼击，他对超现时中国的描写同样是相互矛盾的。金福一家处于进步的前沿。“一份电报给金福的父亲提供了里昂的丝绸和卡尔库塔的鸦片的报价”。主人公自己“就属于那种‘天子’，……他非常爱好物理、化学科学……物质的进步甚至渗透了他心”。他通过邮寄留声机唱片给娜娥，与她交流。（应该指出，在这部小说中，凡尔纳插进这种最新的发明是第一次，在他的其它一些小说中不曾见到，在先前的小说中，他总是喜欢描写一些低级技术的东西，通常如雪橇、气球之类，完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实际上，这样的描写部分带有一定的讽刺性，如谈到通过电报进行鸦片交易的那样，金福和他父亲的技术并非是永久的。我们怀疑有关电报这一想法有可能是赫兹尔的，因为在信中出版商强劲提出把它作为金福表明对娜娥的爱的一种方式（1879 年 3 月 25 日）。

小说中另一主题就是数学师的死亡。金福父亲的财富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从加利福尼亚运中国劳工的尸体回家。主人公的保险代理威廉 J.比达尔夫用“数学精确率”计算一下他死亡的代价（第六章），来决定金福志愿自杀。以天数、分钟、秒钟这样一种可怕的欢欣来倒数他的死亡期限。是数字统计和技术摧毁了真理、爱和友谊，这是个必然的结局。

相反，金福所要寻找的就是不精确的、不可预测的、创造性的东西，结果他在中国海域找到了，那就是他无缘无故地窜逃情节，因为他确实没有理由要离开大陆。在一位名叫印船长的协助下，通过迷信的、本能的、盲目的、自己很有感触的航行后，金福第一次感觉到生活的自由。

第二次是金福离开船只后，他和随行人员都穿上波顿救生衣，跳进了海里。包尔·波顿是现实中人物，他 1875 年身穿用充气垫做成的全长救生衣越过了英吉利海峡。金福的波顿救生衣，可以想象是现实中改进了的那种救生衣。因为它还装备了两把桨、一个小桅杆和帆，还有一个小小的酒精炉。再次给技术一点讽刺，以此崇尚自由与自治。同样以一种中间技术哲学为基础，“《环球游》（第 19 章）中用过的一种风力手推车在《遭遇》的中国王朝里依然应用。凡尔纳忽略了常规的思想，像中国发明的火药，就技术层面上来讲，他认为非常有用，这种技术甚至传到了美国，因为弗格驾驶的两栖快艇就是由来自于中国风力手推车。

到 1878 年，这位小说家凡尔纳享有预言家或叫科学预言家的盛名。对此，凡尔纳的反应是，在《遭遇》中插入这样的话，“一位普通的预言家”，他的职业就是“预测未来”。用“一副 64 张的纸牌分别代表上帝的人和动物”（第 3 章）。凡尔纳言下之意是说，他的名声是虚的，因为他一直的喜好是为了人类平衡，为离奇而即席创作，总之，是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态作用。

简而言之，凡尔纳有一对相似的偏见，其一，中国不适合谈技术，其二，技术是他最爱写的主题。他把二者颠倒过来，予以推翻。这让我们难以弄清他的意图究竟在哪儿。如果现代化就是挖掘某些固定的价值范筹，那么，凡尔纳一定会被认为是最现代的人了。

### 结论

谈到凡尔纳有关中国思想，第一个难题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正如麦卡里先生所说，“没有什么比用我们欧洲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更荒唐了”。要准确评价小说家是如何描写中国王朝的，需要对中国和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化了解非常透彻，即：从李约瑟的深度，凡尔纳所引用的 78,000 卷百科全书的广度，郑和船长的精力去探讨。

凡尔纳对中国人生活的描写细腻入微，因此，带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他毕竟搞的是小说创作而非社会学或人类学论文。作者自己谦虚地把《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说成是“幻想的”（1879 年 3 月 17 日）。尽管《遭遇》和《环球》都有一些或多或少对中国习俗方面的误解，有些地方甚至是夸大其词，目的是为了把故事写的更有趣，有些出版商的意见和无知，但有两条最基本的批评意见，即：尽管凡尔纳在作品中展现了他大量当代中国方面的知识，但他作品中的人物也许太西化了；另一位学者王仁才先生，根据他的《遭遇》中文版翻译指出，凡尔纳对中国了解的如此之深之广，他钦佩不已。但不管怎么说，很明显凡尔纳把中国人的行为描写得很有趣，实际上就是批评法国人的古怪行为，就如同法国剧作家福尔特尔笔下的中国人和法国政治和哲学作家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

限于篇幅，凡尔纳对中国许多复杂情节的描写无法涉足，这里只希望给致力于凡尔纳研究的爱好者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前很有必要对凡尔纳的《遭遇》予以研究批评，因为只有通过不同文本含义的仔细分析才能使我们对他有个彻底的认识，充分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

凡尔纳文库中一个非常丰富而重要的部分就是它包含了许许多多东方的奥秘，正等待着我去探讨发觉。

#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

## 目 录

- 第一章 人物相继登场
  - 第二章 金福与王智者
  - 第三章 上海一瞥
  - 第四章 一份重要的通知单
  - 第五章 给娜娥的信
  - 第六章 访“百岁寿险公司”
  - 第七章 中国人的特有习俗
  - 第八章 郑重的提议
  - 第九章 奇异的决定
  - 第十章 寿险公司新客户
  - 第十一章 金福出名了
  - 第十二章 走上漫游之路
  - 第十三章 “百岁爷五更天”之歌
  - 第十四章 游历北京
  - 第十五章 意料之外的婚礼结果
  - 第十六章 金福又要奔波
  - 第十七章 金福的价值又陷险境
  - 第十八章 “三叶”号船的底舱
  - 第十九章 “三叶”号船长和船员惨遭毒手
  - 第二十章 “波顿”救生装备
  - 第二十一章 企望午夜的月亮升起
  - 第二十二章 可想而知的结局
- 后 记

## 第一章 人物相继登场

“你应该承认生活中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其中一位客人大声说道，他的手肘放在大理石靠背的椅子扶手上，嘴里嚼着一片藕。“是的，同时也有不好的。”另一位客人补充说，一块鲨鱼翅的辛辣使他窒息得喘不过气来，突然咳嗽了好一阵。

“让我们大家都成为哲人吧。”一位年长的知名人士说，一副特大的木边老花镜，搁在鼻子尖上，“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天枪毙谁。”这就是生活。

这位享乐主义者从酒壶里倒出一杯微温的酒，杯子里飘出一丝怡人的酒蒸气，他一口咽下。

“至于我，”第四位很有感慨地说，“我发现一个人只要能做事而没有事做，活着是很舒服的。”

“相反，”第五位说，“真正的幸福在于劳动与学习，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尽力学习知识。”

“终于发现你这样幼稚。”

“好了，难道这不就是智慧的开端吗？”

“那么，什么是结束？”

“智慧没有终结，”带老花镜的智者指出说，“只要你具备一些常识，你就不会感到得不到满足。”

然后，坐在桌子旁边极不舒适的位置上的第一位客人出于礼貌把脸转向主人说：“那么，这个问题，还是听听我们主人的意见吧，看他是如何看待的，他认为生活是美好还是糟糕的呢？他是持赞同意见还是反对意见呢？”

主人坐在一旁一直保持沉默，心不在焉、漫不经心地嗑着西瓜子，不参与他们的讨论。这时，大家直接将话题转到了他身上，他也仅仅带着嘲笑和鄙视的口吻说了声“呸！”

这是所有语言中最通用的一个词，该词说出了所有的东西或什么也没说，字面上意思与做鬼脸相同。这时，在5位客人之间就要突发一场大的论战，各持己见，并且言辞越来越激烈，大家都一直希望主人能表明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好长一段时间他拒绝回答，但最终，他承认，至于他，他认为生活既不那么美好，也不那么糟糕，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很重大的发现，也没有什么值得欣喜的。

瞧他！

听一听他的意见，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

并且很年轻！

是的，年轻而健康！

并且富有！

是的，十分富裕！

也许是太富裕一点了！

这一连串的感叹句像放连珠炮一样。但主人的脸上仍然没有一丝微笑，就好像在他面前放着一本有关描写他自己生活经历的书，瞥都不瞥一眼，甚至不想打开它，摆着一副男子汉的神态耸了一下肩膀。

他30出头，身体很棒，已拥有一大笔财产，他脑袋瓜里并非没有货，就智商而言，他的智商比一般人的要高。总之，他享有一个最幸福的人所拥有的一切。

他为什么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呢？

“为什么？”哲人的声音很郑重，像是古代唱诗班领唱的声音，只有唱诗班的人自己能听到。

“年轻人，你知道吧，如果你感到不幸福，那是因为你的幸福是消极的。幸福像健康一样，早晚会被剥夺。现在你还没有生病，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不幸，这正是你生活中所缺乏的，一个人一生中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幸，谁还不感到幸福呢？”

说了一番富有哲理性的话后，智者举起一杯泡沫翻滚的名牌香槟说：“朋友们，让我们干杯！祝我们的主人倒霉，愿他美好的生活中出现一点阴影吧！”

他一饮而下。

主人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感谢，又回复原来冷漠的样子。

这种谈话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呢？是在巴黎、伦敦、维也纳，还是圣彼得斯堡的欧洲餐桌上呢？还是在东半球或西半球的餐馆里几个朋友相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在桌子上他们并没有喝多少酒而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些人又是谁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法国人，因为法国人不过问政治。

公寓的面积不大，但装饰豪华。落日的余辉反射在蓝色和橙色的窗格玻璃上隐约地闪现。在凸窗外面，真实的花环和人造花环在晚风中拂动，五颜六色的灯笼发出的暗淡的光辉与白昼即将消失的光辉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迷人。窗户的顶部是阿拉伯式的花纹雕刻，这些图案，大多是热带的动、植物，姿态变幻不定，展现出天堂与人世间的种种美景，把人们带进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一把边上镶着印花细纹布的大风扇悬在天花板上，迎风摇摆，为的是给屋子里降温。

屋中间长方形桌子漆黑发亮，桌面上没有铺桌布，每件银制品或瓷器，清澈透明，像一套套水晶饰品，由于没铺桌布，垫碟子用的一片片小方纸，在桌面上折射出各式各样的图案，十分美观。桌子四周摆设的是大理石靠背的椅子。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人们都喜欢坐这种椅子上，凉爽一些，而不喜欢坐垫子沙发。

几位美丽的姑娘在旁边侍候。她们乌黑的头发上插着百合花或菊花，手上绕着金手链或玉镯，故作姿态，卖弄风骚。她们面带微笑，如穿梭一样，用一只手很灵巧地将一碟



碟菜端上端下，另一只手很优雅地摇着扇子。随着天花板上挂着的大风扇的摇动而摇动，保持房间里空气的自然流动。

饭菜自然是美味佳肴，妙不可言，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这种烹饪更考究了，干净，美观好像是特意做给一些美食家品尝的。办宴席的老板准备了150道菜，写满了菜谱，远远地超过了他自己原有的水平。

第一道菜是糖饼、鱼子酱、炸蚱蜢、干果和宁波牡蛎，接下来是煮鸭蛋、鸽子蛋、田鳧蛋、搅燕窝、人参炒鸡丁、黄焖鲟鱼鳃、甜腱、鲸腱、淡水蝌蚪、炸螃蟹、麻雀沙囊、大葱羊眼、牛奶下萝卜、春笋糖酱，还有甜色拉，最后一道菜是新加坡进口菠萝，落花生盐杏仁，开胃芒果、龙眼肉、荔枝肉、板栗和广东蜜饯。喝的饮料有啤酒、肇庆酒，还有香槟酒。然后是甜点心，主食是米饭。客人们用筷子一点一点地送到嘴里。

用餐花了3个小时，饭后佣人送过来的不是一碗欧式的香水洗指水，而是热水浸湿了的餐巾，客人们用来尽情地擦拭手脸。

接下来是娱乐时间。休息一个小时左右后，开始听音乐。一群演员和歌唱家走进大厅，她们是群青春妙龄的淑女。穿着干净，整洁，婷婷玉立，显得格外庄重。不知道是什么音乐，听起来像猫叫，没有节奏，没有节拍。曲调刺耳，忍无可忍。乐器是几把破旧的小提琴，弦与弓都缠在了一起，吉它是用蛇皮蒙的，单簧管口琴发出尖叫刺耳的声音，他们就是用这些乐器伴奏大合唱。

一位领班的男士将这群姑娘引进房间来，他是总指挥，主人对他点了一下头，乐队开始演奏“一束十朵花”，这是一首当时在上流社会里非常流行的曲子。演唱完毕后，歌唱班领了一笔可观的赏钱后，退场了。观众们鼓掌为他们喝彩，喝彩声传到了隔壁房间，那里的客人也要他们过去表演，肯定同样能拿到一份赏钱。

5位客人站起身来，很有礼貌地向主人恭贺一番后，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去了。这张桌子上摆有6个有盖的茶碗，碗边上雕有一幅达摩塑像，达摩是位很有声望的佛教和尚，脚踩一个传奇的轮子。碗里已添满了开水，每个客人将一撮茶叶放在茶碗里，不放糖。茶叶放进去后，立刻可以饮用。

多好的茶叶呀！都是初春三月的头帮茶，带有茶花般的馨香，像是直接从茶厂刚运来的。不必担心，茶叶里没有掺其它东西，也没有用姜黄或普鲁士蓝着色，不要怀疑茶叶是否已经被泡过了，泡过后的茶叶只能倒掉，这是一种宫廷茶，茶味很纯，是小孩子们带着手套拈来的正宗毛尖茶，比较稀有。因为这种茶叶树只能采摘一次，然后树便枯萎死掉。

欧洲人能品尝到这种茶，一定感慨万端，这些品尝家们摆出绅士风度，慢慢啜饮，想准确地品尝出茶叶的味道。差不多所有上层社会的男士都是上着汗褂、马褂或短上装和往旁边扣的长袍，看起来英俊潇洒，脚上穿的是黄布拖鞋，细布袜子，腰里缠着流苏腰巾，胸前带着丝绣背心，绣工格外精致，腰里还别着一把格外雅致的扇子。

不用多解释，这些非常友善的男士都是来自茶叶之乡。那里，每年可生产出大量馨香的茶叶。他们对刚才那种燕窝、鲨鱼鳍，鲸腱宴席似乎是司空见惯了，对桌子上的每道美味佳肴的精工细作过程也是再也清楚不过了。他们对这些饭菜和娱乐方式并不感到惊讶，倒是当主人告诉他们，他早想与大家交朋友，加强联络时，他们目瞪口呆了。那为什么要邀请他们呢？而且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很快就会明白的。

所有的茶碗又一次添满了茶，这时主人自己饮了一口，然后，双肘搁在桌子边上，两眼望着别的地方说：

“朋友们，别见笑，听我说，小弟决定结束原来的那种无聊的生活，打算过一种新的生活，是好是坏，让时间老人去验证吧。感谢各位赏脸，今天邀请大家来给我作陪，因为今天我是以一个光棍身份，最后一次设宴款待大家，半月后，我就要结婚了。”

“愿您成为最幸福的人！”一位乐观派插话说，“瞧，”他补充说，“您的兆头不错！”他指出灯火突然变得明亮多

了，放射出清澈光芒。喜鹊在雕有图案的窗户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像是在那里欢呼，喝彩。连茶碗里的茶叶也竖立起来了。

接着，大家异口同声，一齐向他表示祝贺。不过主人却显得比较冷静，他对大家的恭喜表示感谢。既然主人不愿说出组成家庭的另一半——

未婚妻是谁，大家也不便多打听，干涉别人的隐私总不好，唯有那位智者没有随着大家一起向他表示美好的祝愿，而是揣着手坐在一旁，保持沉默，眼睛半睁不开，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他好像是持既不表示恭喜，也不赞同的态度。

主人起身，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带着极不满的口吻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年纪太大不适合结婚？”

“不，不！”

“那么，是太年轻了？”

“不再年轻。”

“我错了吗？”

“也许。”

“你知道，这位姑娘各方面条件不错，气质非凡，她一定能使我生活得很幸福。”

“那是当然。”

“好呀！”

“那是因为您还没有得到您需要的东西，一个人孤独时可怕，两个人在一起都很烦恼更加可怕。”

“那么，我不该得到幸福？”

“除非你知道什么是不幸福，否则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不幸与我无缘。”

“那是因为您的情况特别，不可救药。”

“噢，瞧您们这些哲人们！”一位最年轻的客人插话说，“您不应该听他们胡言乱语，这些人都是些呆头呆脑的机器，纯属捏造，苍白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结婚吧，我的朋友，结婚吧！我自己也该结婚了，只是因为我发过誓，不愿违背自己的誓言。结婚吧，如同诗人常描写的那样鸳鸯于飞，喜结良缘。朋友，为您的健康干杯。”

“至于我，”一位禁欲主义者反驳说，“创造幸福的人将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幸，我为这种美好的精神干杯。”

敬完酒后，客人们站起身来，大家一个个情绪激动，捏紧拳头，像是要开始一场拳击赛一样，他们把拳头举到额头前，弯着腰告辞了。

前面我们谈到了开展娱乐活动的公馆，奇特而有趣的菜谱，各位来宾的服饰、举止等。不难理解，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中国人，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走出了纸窗式的建筑和古老的东方瓷器的传统生活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是生活在天朝里的现代人，这些人受过教育，经常在外地旅游，长期与欧洲人交往，基本上“欧化”了。实际上，在广东珠江游艇舱里，有钱人金福和他形影不离的朋友王先生，一位哲人，一直在那里招待4位儿时的朋友。他们是，包生，一位兰扣四级满清官人；银攀，药王街贩卖丝绸的富商人；阿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豪二，一位书生。

这是4月27日的晚上，中国人凭想象的将整个夜间分为五更，此时刚过头更。

## 第二章 金福与王哲人

金福在广州举行告别宴会，是因为他的青年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广州度过的。作为一个富裕而慷慨大方的年青人，在广州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后来，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各奔前程，只有前面提到的4位伙计仍然留在广州。金福自己现在就住在上海。他这次南下只不过是出来兜一兜风，换一换新鲜空气。当晚他就乘汽船巡视东南部海岸的各个主要港口，然后再回到自己那宁静的“衙门”。

王哲人一直陪着金福，他是金福的家庭教师，王先生一般不辞退自己的学生，对于那些顽皮的学生，他总是耐心教育，但说实话，那些学生对他的教诲并不在意。王先生教给他们的许许多多名言和知识都付诸东流了。如阿廷称王先生是“充满了理论的机器”，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推出他的哲学理论。

金福是个典型的中国北方人，他该进行种族转化，不过他不愿与鞑靼人为伍，不论是他父亲的家族还是母亲的家族里都没有鞑靼人的血统。因此，为了保持种族的纯洁性，金福不愿在南方任何省市找个女孩婚配。因为在南方一些省市，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阶级，都已与满人婚配过。金福个头高大，身体健壮，肤色白皙，不是呈黄色，一双眼睛和眉毛，虽然在太阳穴处有点朝上翘，但大致上还是在一条平行线上，鼻梁直挺挺的，五官端正，整个面相显得格格外英俊，即使在西方的一些美男子中也是鹤立鸡群。

。

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人是，前额上的头发，脖子上部的毛须剃得干干净净，背后披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像条乌龙蛇，乌黑发亮。上嘴唇儿留着八字胡，成半圆形，活像音乐符号中的休止符。指甲留得足有1英寸长。这表明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的达官贵人。此外，他们逍遥自在，无忧无虑，趾高气扬，举止傲慢，显示出自己出身于名门望族。

金福出生于北京，这里是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从“上面”来的。金福在北京生活了6年，迁到上海时才6岁。

他父亲，忠豪，出身于北方的贵族家庭，才华横溢，也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在他头几年的生意中，凡富裕和人口稠密地区出产的产品几乎无一不成为他经营的项目。如汕头的纸、苏州的丝绸、台湾的蜜饯、汉口和福州的茶叶、河南的铁矿、云南的青铜和黄铜。他的主要工厂，或称“宫”，建在上海，但分别在南京、天津、澳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而且还全面地进入了欧洲市场。英国的船只为他运送商品。通过电报取得联系，可掌握里昂（法国东部城市）的丝绸价格和加尔各答（印度东北部的港口）的鸦片价格。他与一般普通的中国商人不同。他可不受政府的控制或满清人的影响，也不为任何偏见所惑。他思想开明，从不人云亦云，对外来的蒸气机和电力动力机，他从不鄙视，而是持积极的态度，把它们看作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忠豪是一名生意能手。他做生意一般都比较成功，不仅能做好本国内部的交易，而且还与在上海、澳门、香港等地的法国、英国、葡萄牙、美国等公司进行交易，每笔交易都很顺利、很成功。儿子金福出生时，他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财，大约400万美元（8万英镑）。随后几年又做了一桩新的生意，让他大赚了一把，收入倍增，这就是向美国出口劳工。

中国以“天朝”、“中朝”、“花城”等各式各样的美名著称，富有诗情画意。然而，无可非议，中国占地面积虽大，但人口众多，人口分布也不均匀。估计全国差不多有3亿6千万人口，或说约占世界人口的1/3。尽管贫穷的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相对来讲不高，但他们得吃饱肚子。中国虽然有无

数的稻田，无边无际的玉米地、小米地，却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人口过多，要摆脱贫穷，道义上来讲，法国的干预，英国的大炮不亚于天朝大国的城墙。

过剩的劳动力，流向北美，特别是加州。流量之大，犹如潮水，使得美国国会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限制这些“黄皮肤”人的流入。国会发现这些移民已达5000万之多，这样大批大批的人离开中国，对中国政府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要在美国国土上安居这么多蒙古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讲是一大威胁，引起了他们的严重关注。

尽管美国国会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但移民仍大批地继续移居，这些中国劳工，什么活儿都能干，样样都在行。他们仅仅靠一把米、一杯茶、一点点老烟叶，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弗吉尼亚、盐湖等地打工度日。老板们尖酸刻薄，把他们的工资压到了最低限度。中国沿海5省有5家公司招收这些劳工，并由这些公司把他们运送到美国。由驻旧金山的另一家公司收集“货物”，一家名叫“亨通”的下属代理负责把他们的尸首运送回国。

在此有一点值得说明一下。

尽管中国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到美国去淘金，碰碰运气，他们管美国人叫“美利坚人”，但他们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死了以后，一定要将他们的尸体运回来，埋在家乡的土地上。除了必须签订这一特殊契约外，公司与移民之间再不必签定任何其它合同。据说建立这种“死人代办处”的目的就是把死尸从加利福尼亚运回上海、香港和天津。生意兴旺，是赚钱的又一好途径。

这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忠豪早已认定这是门赚大钱的生意。1866年去逝时，他是全通省全通公司的董事长，兼旧金山死亡基金会副董事长。

父亲死后，金福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共计16万美元（32000英镑），这笔钱全存在加州中央银行。这是他父亲特意留给他的遗产。只有19岁的金福，没爹没娘，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那位形影不离的良师益友——王先生，他会感到孤苦伶仃。

王先生又是谁呢？他在上海的衙门里住了17年，是位最真挚的随从，如同亲生父亲一样，关心照料金福。至于他的来历和经历，何方人氏，无人知晓，也许忠豪和儿子金福略知一二。不过，他们对王先生的一切会严格保密，不会向外界泄露半点情况，这是不容置疑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一次暴动唤起的精神可永远铭刻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中。17世纪，中国明朝，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朝代，统治了300年，但在1644年，由于明朝皇帝太软弱无能，无法抵御敌人对朝廷的袭击，他们不得不向鞑靼王求救，请求援助。

鞑靼王立即调兵遣将，平息了暴动，他立即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势，推翻了求助者的统治，夺取了皇位，后来宣布自己的儿子顺治继位。

自那以后，鞑靼人统治汉人，汉人的皇位被满清皇帝所夺取，从此，平民百姓中，两个不同的民族逐渐开始大融合。但在北方的贵人、名门望族中汉人与满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深的隔阂。有些省份存在着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不和的宿怨，很多人对已没落的明朝忠心耿耿，留恋不已。

金福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待自己家族的传统忠贞不渝，他反对与鞑靼人和好，甚至与鞑靼人势不两立。尽管明朝只统治了三个世纪，清朝建立了很长时间，但汉人反对满人统治的暴动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他的儿子金福，用不着说，与他父亲的政治观念和立场完全相同。

1860年咸丰皇帝向法国和英国宣战。这场战争以同年10月25日在北京签定《北京条约》而告结束。



在这之前，统治王朝曾受到过一种不可抗拒的暴力运动的严重威胁。这就是“长毛”或称太平天国运动——“反长头发”运动，1853年占领了南京，两年后又占领了上海。咸丰皇帝死后，儿子同治继位。但他太年轻，无力抵抗太平天国运动，要不是李总督，皇太子光绪特别是英国戈登上校等人的大力扶持，他是不可能保住皇位的。

太平天国运动组织严密，他们向鞑靼人起誓，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恢复明朝时代。太平军组建了4支精干的部队，第一支部队打着黑色旗帜，主要的任务是杀人；第二支部队打的是红色旗帜，主要任务是放火；第三支打着黄色旗帜，准备掳掠；第四支扛着白旗，是保障其它三支部队粮草供应的后勤部队。

太平军在江苏打了几场重大的胜仗，占领了苏州和离上海不远的嘉兴，不过双方军队交锋几次后，这些地区又被清军夺了回去。1860年8月18日，太平军攻占了上海。与此同时，在上海以北，英法联军在蒙托帮和格兰特二位将军的率领下分别猛烈袭击了北河。

金福的父亲，忠豪那时就住在上海市郊，离苏州河上由中国工程师设计修建的那座宏伟的大桥很近。可想而知，在这里，他会带着不反对的观点关注这次暴动。

18日晚，暴动失败，太平军的暴动分子被驱逐出城。这位商人的家门突然被打开了，一名战乱中的逃亡者，摆脱掉追捕后，冲进房来，跪在老爷面前，放声大哭。他手无寸铁，假如忠豪要他去清军自首，他肯定性命难保。但忠豪还不是那种背叛太平天国、把一个来自自己家里避难的逃亡者交出去的人。他关上门，对避难者说：

“我们素不相识，我也不想问你从何而来，或你干了些什么。到了我家，就是我家的客人，就因为这个缘故，你在我这里是很安全的。”

避难者想说点什么向他表示谢意，但他已精疲力竭了。

“你姓什么？”忠豪问。

“王！”

忠豪这一慷慨宽容的举动，救了这位姓王的性命。他窝藏太平军暴动分子，如果官府知道后是要杀头的。不过，忠豪是位很传统的人，他认为凡登门的客人都是神圣的。

几年后，暴动终于平息了。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王”被围困在南京，服毒自尽了，以免落到大清帝国朝廷的手中。

自那天以后，这位王先生就寄住在这位恩人的屋檐下。从来没有人问起他过去做了些什么事，人们知道给暴动分子的定罪是非常可怕的。太平军共分为4路，那么这位王先生是在哪一支部队里服役，最好不要打听。至少可以相信他只不过在负责给其他部队运送粮草的军团里服过役。

后来，王先生一直住在这家好客的大户人家里，他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欣喜。他本人也表现得精明能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忠豪去世后，金福也一直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现在老王已经55岁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和哲人。他带着一副木框眼镜，留着普通人留的八字胡，显得沉着冷静，一副文人派头。要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期，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事情，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他身穿一套朴素的灰色长袍，身体稍有点发福，头上带着一顶文人带的绒毛便帽。按朝廷的规定，佩带一簇有红色绒线的帽子，精通8000个中文字就可以成为会社会员，或为一名上等文人，享有通过北京大城门的特权，可单独留在“天子”身边。

也许，他终究会忘记过去的恐怖。结识了这位真诚的忠豪后，这位暴动分子三生有幸，他受益非浅。他逐渐冷静下来，性格温和多了，学会了用思辨哲学观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金福和从未离开过他半步的王先生都到了广东，为什么告别宴会后，他们又一起到轮船码头准备乘船返回上海缘故吧。

金福缄默无言，沉溺在深思之中。而老王上下打量，左右环顾，思绪万千。他时而望一望月亮，时而望一望星星，自鸣得意地穿过了永洁门，带着镇静的心情，经过永乐门，最后在刻有500个菩萨的宝塔下上了船。

“舶马”船正准备拔锚起航，金福和老王进了专门为他们俩准备的船舱。不一会儿，船就驶出了珠江口，这只快艇白天用于运输处死的战犯，晚上运送旅客。快艇象箭一样在靠近黄浦江的嘉定港，九层“半路”塔前穿行，这里到处是法国加农炮留下的废墟。在一些小岛和用竹栏分隔的江岸间还停泊着几艘大船。

从广东到黄浦江口有150公里，即375里。晚上夜幕笼罩，一片漆黑。太阳升起时，“舶马”刚好驶过虎口（布卡底格利斯），然后过港湾的两条沙堤。透过晨雾，1825英尺高的香港维多利亚山峰时隐时现。

一段愉快的旅行后，金福和王哲人跨过了碧蓝色的茫茫海洋在江南地区的中心海岸——上海港靠岸了。

### 第三章 上海一瞥

中国有首歌谣：

“监狱空荡，粮仓满；  
香客踏穿庙前石，正义堂周围长满草；  
大夫走路，厨师骑马；  
国家太平，人们安康。”

尽管这首杰出的民谣适用于说明欧洲和美洲，但如果说这首民谣最适用于描述一个国家的话，那就是中国。

在中国，铁锹生锈，刀剑亮，监狱挤满，粮仓空。在那里，面包师闹饥荒，医生酒肉穿肠，尽管那些庙宇宝塔吸引了无数信徒，但正义堂前还有不少人排队来告状。

大清帝国占地1300万平方英里，从北到南1600多英里，从东到西1800多英里，共有18个大省，还有一些属国不包括在内：如蒙古、满洲里、西藏、东京、朝鲜以及琉球群岛等。它尽可能做到治理得更完美。尽管中国平民百姓持怀疑态度，但在外国人眼里是很清楚的。皇帝，这位“天子”、“臣民之父”，他几乎很少从威严的幽僻的皇宫里出来，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大权；这一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大清帝国的税收应按出生权缴纳，在他的面前所有的臣民都必须下跪。的确，他自己相信在这美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要想使他醒悟过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认为天子决不会有错。

金福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生活在中国官府的统治之下，不如生活在欧洲权力之下好呢？他似乎这样想过，否则他为什么不选择住在上海其他地区，而是住在英国的租界呢！大约是因为他在这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上海市区坐落在黄浦江的左岸，黄浦江成直角汇入吴淞江，流进长江口或称蓝江，然后消失在黄海。整个城市呈椭圆形，南北走向。四周是高大的城墙，只有5条通道通往市郊。鹅卵石铺的小巷呈网状式，纵横交错，只有用机器才能清扫干净。街上的小店很脏，既没有门面，也没有存货，只有几位店老板，光着膀子，守候在门口。城内没有马车，也没有轿子，连骑马的人都很稀少。几座小寺庙和外国小教堂分布在市区各个角落。唯一能娱乐的场所就是茶园，和一个像沼泽

地一样的表演场，场里很湿，像是刚割完稻子的稻田，散发出一股烂泥气味，极不卫生。这里是城市中心，不适合居住，然而却有20多万人居住在这儿。此外，这里还是重要的商业区。

有关法国租界，不值一提，相比之下是最小的，还不到上海以北的圈地，延伸至洋泾浜河，这里是英国领地的分界线，河岸上建有慈善会和耶稣会教堂。两教会共同创办了一所供中国高中学生学习的学校，名叫济卡威，离上海市区四英里地。这块小小的法国殖民地远不能与其邻邦相比，就连1861年建造的10栋商业房只留下3栋了，还有一栋是贴现银行，而且是建在英国租界上的。美国领地与吴淞相邻，苏州河上的一座木桥将它与英国租界分开，从这里可以看到英国利顺德大饭店和传教士教堂。这里还建了几个码头专门维修欧洲来的船只。

实际上，上海是《南京条约》后第一个对欧洲人开放的商埠。允许外国人在这里组织建立各种“合法”机构。上海郊外，有3处被割让，按每年交纳租金的方式分别租给了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居住在这儿的国外居民已达2000人左右。

3个居住区中，最繁华热闹的地区，要数英国人的居住区，它靠近码头。那里有富丽堂皇的公寓，阳台舒适美观，装饰豪华，花园设置典雅，绿草如茵。这是一些商业巨擘的邸宅。东方银行，驰名的牙医“宫”，佳旦、拉塞尔以及其他大公司的办公楼，英国式夜总会、剧院、网球场、赛马场、图书馆等都集中在这里，人们把它称为“典型的殖民地”。这是块特殊的地域，在这儿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英国人称这个地方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特别‘中国城’”。

前面谈到了一位陌生人是怎样经过蓝江这条如同画一般的水路到达这个世界角落的。在天朝绿色草地的上空飘扬着4种旗帜，即法国的三色旗，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和大清帝国的绿底黄十字旗。

上海的四周一展平坦，没有一颗树。窄狭的砾石路，步行道直角交叉。水库，小溪给种植稻谷提供了大量的水资源。无数的人工运河把一堆堆垃圾从城区直接送到田野，像荷兰运载货物的大驳船一样在河中间慢慢移动。整个景色像是一张没有框架的大绿色风景图。

大约到正午，“舶马”驶进了上海本土港口的东郊码头，金福和老王下了船。岸上好过多了，给人一种轻松感。水上又杂沓又拥挤，真叫人难受，无法形容。成百上千的中国大帆船，游乐船，平底舢板，轻便小艇，大大小小的船只汇聚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十足的漂浮城市。这里的渔民估计不少于4万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奢望，他们不可能进入那些幸运、富裕的文人或满清官吏的行列。码头跟海上一样，人口稠密，各种各样的人都云集在这里，有各种层次的商人，有卖柑橘、落花生、柚子的小贩；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水手、挑水工、算命先生、佛教大师、着中国服的天主教牧师、地方兵“地保”或叫做地方警察；还有买办和为欧洲商人谈生意的经纪人。

金福和老王像朋友一样，双双走下码头，金福手中摇着扇悠哉游哉，淡然置之，对周围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环境和人群不屑一顾。他很有钱，足够可以买下一大片郊区的土地。他对墨西哥比索硬币、银两、铜钱都不感兴趣。而老王打着一把很大的黄布伞，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怪兽。他一边走一边眼观四方，任何细微的东西都别想逃脱他

那双锐利的眼睛，穿过东大门时，他看见了十几只竹笼子，里面装有许多罪犯的人头，这些头是前两天刚砍下来的。

“与其说把这些人头砍掉，不如说给他们多灌输一点知识”他自言自语地说。

还好，金福没听见他说什么，否则，他会在这位“漏网长毛”表现出这样的感慨而感到相当惊讶的。

离开码头，绕过一道道城墙，来到了法国租界，突然他们看见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男子汉。他手拿一根木棒，敲打着一支空水牛角，招引周围的观众。

“嘿，瞧！”老王喊道，“那不是位算命先生吗？”

“噢！”金福说，“怎么啦？”

“哦，来得正是时候，你不是要结婚了吗？让他给你算个命吧！”王哲人建议道。

其实金福并不想算什么命，对自己的命运他自己很清楚，不过，既然王先生这样建议，他只好停下来看看。

这位先生是人人都认识的巡回算命先生。给他几个铜钱，他就会把你将来的一切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他算命所用的工具只不过一包竹签，共64支，和关在笼子内的一只小鸟。他把笼子系在自己胸前的纽扣眼上。签上画的是一些神仙，男人和猛兽，中国人大多都很迷信，而且特别尊重算命先生求签问卜。然而这些算命先生自己或许不很看重自己。

老王一招手，他马上就跑过来了。算命先生在地上铺一块白布，放下鸟笼子，拿出一包竹签，洗了一下纸牌。然后把这些签一张张分开散落在白布上，打开鸟笼子门，自己朝后退了几步，让小鸟出来，小鸟跳出笼子，啄了一支签，又跳回笼去，这时，主人给它一两粒谷子，以示奖赏。

签翻过来了，上面画有一个人，用古南鲁拉语写的一条格言，这是一种北方的官方语，除非受过这方面教育，否则是看不懂的。算命先生拿起签，郑重其事地把它打开，解释签上的话。这些和世界各地算命先生讲的内容差不多。“格言的大意是‘苦尽甘来，万年幸福’，可能有一桩难事，过后就幸福了。”

金福漠然地看了一下说：“还行！一桩难事算不了什么。”他丢了一两银子在白布上走了，算命先生象只饿急了狗扑骨头一样，紧紧抓住那两银钱。今天能碰上这样的贵人，真是运气。

他们继续赶路，不久，就到了法国人居住区，老王一直冥思苦想，对刚才问的神谕总感到很奇怪，怎么与他自己推测的刚好吻合呢！年轻的金福认为他不可能有什么大祸临头，对这一点他坚信不移，他们穿过了法国领事馆，跨过了洋泾浜河上的小桥，到了英国公馆，再继续朝前走，就到了欧洲中心码头。

这时，时钟已敲响中午12点，中国人一天的经商时间已开始进入尾声，熙熙攘攘的市场很快就要平静下来了。英国人的居民区里，那种忙乱景象，如同有种什么魔法，突然悄然无声了。

好几只英国船只驶进了港口，大多数船上飘着英国“米字旗”。10只船中有9只装载的是鸦片。这是英国向中国提供的强有力的麻醉剂。据说是以300%的利润，一年仅交1000万英镑税的优厚条件销往中国的。中国政府再三警告，并设法禁止进口鸦片，但并没有什么效果。1841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使英国商人获得了公开贩卖鸦片的权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宣告任何直接或间接贩卖毒品的中国人一律判处死刑，但这些贩毒分子会想方设法，避开这些法令法规，逃避处罚。据说上海的满清总督对他部下的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自己每年也可得到几千英镑的好处费。在此必须说明一下，金福与老王俩人都从没染上鸦片瘾。鸦片会摧残人体机



理，而且很快使人导致死亡。在这位年轻小伙子和他那位明智的顾问老王即将到达的漂亮公馆里是找不到一丁点儿毒品的。

“与其说麻醉一个民族，还不如教育他们!”这句话王哲人已说过多次。对过去太平天国的信条，他并不在意。他补充说：“经商固然好，哲学价更高。我们大家都讲点哲学，我们大家都学点哲学吧!”